

有那么几年，在乡政府三楼的会议室里，文化站长用上了铅字打字机，这种占据大半个桌面的设备，和放映机一同傲然代表着高科技。我们多情况下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容，因为真就靠近它，不仅需要经过会议室、文化站两道门坎，而且站长也会刻意防范核心技术外泄的风险。

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我离开乡政府去了报社，整整四年，我都没有亲手用“高科技”打印哪怕一张文件。虽然总是手痒痒，止不住想去摸摸反刻的字盘，敲敲字键，转转卷筒，调调一下行距的标尺，站长一脸惊慌：“哎呀呀，别碰坏了，金贵着呢！”那时响彻走廊的咔嚓咔嚓的打字声，在我听来，就和迪斯科音乐一样激动人心。

写字太慢也许算不上书写、记录的大毛病。除却印数较多的工作报告之类，一般我不轻易麻烦打字机，尽管它打在蜡纸上的字，蓝茵茵的，那么整齐好看。我的案头摆放红、纯蓝、碳素三瓶墨水，还有铁笔、钢板和工农牌蜡纸。垫上三层印蓝纸，仿佛走在厚厚的地毯上，我的圆珠笔高贵地享受着脚下舒适的感觉。铁笔徜徉于钢板蜡纸的荒野，字花次第开放，俨如一粒粒坚硬的米粥沸腾。

当然，这些仅只适用于送审材料不多，不必归档。存档文稿我喜欢用碳素笔写，就像我喜欢穿黑色西装一样。

蜡纸刻完，接下来便是油印，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。套上护袖，把蜡纸平放在纱网上，再把纱网架放在纸上，推油印机的滚筒就像久太极，讲究轻柔慢匀。墨浓，糊字，油墨久不干，装订弄得满手乌黑；边角不到，字迹不清；力大，褶皱了，裂缝了，就得重刻，费事不说，最为懊丧精心。

小巷情怀

李伟

小巷，它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，是一幅古朴淡雅的画卷。小巷，则是生我养我的血脉之地，血液于水，它是故乡每一个人心目中至高无尚的神圣宝地。小巷情怀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情感，每天忙忙碌碌穿梭于小巷之中，小巷里的那人那事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依然历历在目，时逢小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更是让我欢欣鼓舞而感慨万千，增添了对小巷越来越浓郁的爱恋之情。

小巷似乎命中注定不会让人在意，这种小巷，隔绝了市井的红尘，却又不是乡村风味，她又深又长，一个人耐性静静走去，却要半天才走完，它又是这么曲折，你望着前面，好像已经堵塞了，可是走了过去，一转弯，依然是巷陌深深，而且更加幽静，这种巷，常常躲在城市僻静的深闺里，你只要在这座城市里住久了，和她真正成了莫逆之交，你才有机会见到她，接触到她优雅贞静的风度。小巷的动人之处就是它无比的悠闲，只要你到小巷待上一会，心情就会如巷尾的古井，它闲中取静，别有风味，净化一切，使人忘忧。

徜徉小巷，心为奇，就说眼前我楼下面的这条小巷，几年前还是老样子，狭窄的路面凹凸不平，巷子长长，寂寞深深，店铺冷清，了无生气。现在，当你走进小巷，深巷里弄，繁华似锦，恬淡宁静，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，巷道周边盖起了许多楼房，但小巷还是按原貌保存了下来，小巷周边居家过日子的人们，没有过多的奢望，只求随遇而安，悠闲自在，渴求过着一种高底平静的生活，闲暇之时，到小巷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会让你眼前浮现出许多生活的亮点。像春妮、阿远和歌师傅，她(他)们都是小巷周围家喻户晓的普通人，靠着勤劳、质朴、真诚的情怀去善待小巷周边的人们。

在小巷，有位喜嗷嗷姑娘叫春妮，自小由于得了小儿麻痹症，留下残疾，为了生存和自立，在小巷边租了一间门面，出租VCD、DVD影碟生意，清秀文静的她，平时虽然不能用语言和别人交流，但她会写一手飘逸洒脱的汉字，平时只能用哑语手势和文字与人沟通与交流，只要店里来了顾客，她都会笑脸相迎，待人接物都给顾客留下良好的品行，报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去回报社会，回报大家对她的关爱，生意做得还可以，当春妮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靠自食其力生存下来，靠的是坚强、努力和勤奋，相信她明天的生活将是多姿多彩。

在小巷里弄，有家阿远家电维修部，招牌挺响亮的，由于技术精湛，为人厚道，价格低廉，四面八方的人们找上门有求于他，周边的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为阿远师傅，家用电器再大的故障，到他这里很快就能手到病除，所以他的生意做的红红火火，平时，很少见到他呆在修理部，为了方便顾客，大多时间都登门服务，只要预约好，不管是雨雪天气，都能在第一时间赶到，在小巷，甚至在这座城市，他都小有名气，信誉度很高，受到大家的敬重和赞誉，他用一颗朴实的情怀，去善待他所有的客户们，生意兴隆，收入也可观。

小巷口附近，还有一位理发师歌师傅，他原是六安国营大浴池的一名员工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理发室自动解散，为了生活，为了生存，靠着娴熟的理发手艺，利用家里的一间门面房，在巷道口开了一家理发店，为四面八方的人提供服务，加之歌师傅待人厚道，对待顾客真诚热情，不管顾客提出什么要求，感到满意，到他店里理发的大人或孩子，崭新的容颜面对生活，他都能为你一丝不苟的设计出好的发型，对顾客他都一视同仁，态度和蔼，为的是让人们能有个崭新的容颜面对生活。

小巷，它是人海汹涌中的一道避风塘，能使人感到恬静温馨，能给人带来安全感，也便于平常百姓徘徊徜徉，如果你觉得工作劳累了，我劝你闲暇时分，常到小巷里走走，那里是最好的小憩，会令你消除疲劳、紧张的心理得到调整，你如果有心情绪烦躁，我劝你到小巷里散散步，你一定豁然开朗，怡然自得，在那里你可以和小巷里的人们，随意聊天，心会贴得更近，爱宁静淡泊，深思默想的，小巷里随处可寻得到。

小巷像一条繁华而又拥挤的河流，我们每天就像鱼儿一样在其中忙碌地穿梭着，为了生活，重复地干着自己想干或不想干的事情，小巷，它是城市人最佳生活中的心情驿站，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韵味和感觉，留给人们的是清闲宜人的小巷风情，包含着一些对人生的回味和小巷的感触。有时我会想到，我们在得到一些物质的同时，是否也正在失去着什么呢？所以，常常只是为了能在凌乱的生活空间里为自己寻找一份休闲的心境。



大潮如歌

施维奇

我长期与油印机打交道，技艺算得上娴熟，轻快地推一下滚筒，旁边辅助的同志便取下一份印好的文稿，吱——掀起放下，一推一取。工作量不大，就是速度超慢，耗时长久。为了准备来春党代会、人代会材料，整个漫长的冬季，我都在于忙着打印，尽管油墨飘香让我痴醉，还是忍不住想：“要是掀一下按钮就一张张印出来，那有多好啊！”有同事笑我痴人说梦：“哪有那样好的打印机，你唱戏吧？”

在1995年某个蝉嘶渐远的周末黄昏，我第一次触碰电脑，报社弄来一台笨重的废计算机，请了个工程师给我们记者编辑充电。CPU、显卡、适配器，我笨拙地捣弄着这些新玩意，就连普通的端口都感到好奇。DOS指令、根路径，这些记起来并不难，只是五笔输入像白额狮吊的母大虫，让我脊背发凉；“王旁青头戈五，土土二十寸雨；木丁西，工戈草头右框七……”嘴里念念有词，手指就是找不到符键。报社的印刷厂已是激光照排，打字的小姑娘两人一台电脑，歇人不歇机，见她们不看键盘盲打，十指如飞，字如雨下，真是赏心悦目。

1997年进入市政府部门，随后，铅字打字机和打印室一同从机关消失，代之以

一人一台电脑和激光打印机。昔日梦想早已微不足道，厚厚一叠文稿，点一下鼠标，两分钟就自动双面打印出来。这我不禁想到乡镇岁月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，一段“高科技”的神话这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欣喜是，信息技术宛若游龙，386、486、586，一年一个浪花；办公软件版本1.0、3.0、5.0。如温度计掉火里，直线飙升；从Windows95、Win7到XP，从区块链、大数据到云储存，从移动蓝牙、定位导航到博客推特，自由、开放、共享；上网历经电话拨号、猫和宽带，快步迈入千兆光纤；办公网络系统，走过局域网、互联网、政务平台，如今文件取稿、审核、签发、印章、印发、归档，不同层级根据不同权限，安全有序，基本实现无纸化办公。在我还没从飞信、彩信中回过神来，不需支付一分钱的微信语音通话、视频聊天又随风扑面而来；一个个不是神话，胜似神话的故事，在办公与日用起居中远远流传……

2017年，我去拜访一个研究STEM教育的朋友，他的办公室已经用上3D打印机。这种立体打印技术，所用材料已不是我们常用的热敏纸，而是金属、陶瓷、塑

料、砂等实在在的原材料——可粘材料。通过逐层打印构造物体。朋友用蓝色线材为我打了一个塑料模具留念；他说如果有合适材料，完全可以塑出我拿笔的手。科技进步如此快速地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，怎不让人为日新月异祖国而骄傲。

然而，幸福不是毛毛雨，而是暴风雨，我裹挟其中，兴奋、自豪，也时常蒙圈，有一种跟不上的“本领恐慌”。QQ下线那灰色的头像似乎淡忘，VR、抖音一波波又如春水涌动。在我为流量恐慌、不敢打开视频链接的时候，周围人已经开始享受5G的便捷。我差不多一年多没用现金了，小区门口卖西瓜的大爷、随便哪个路口卖烧饼的大嫂、菜市场猪肉的老板、上门取送包裹的快递小哥，摊边案头都挂着支付宝、微信支付的二维码，扫一扫，货款两讫。

前不久，省里组织去江西考察，动车上，宾馆里，wifi全覆盖，面对面建群，@所有人，通知立发到每一个人，谁都无法再装、不能说自己没收到。有两个年龄稍长，不用微信的同志就傻了，像曾滨漂流到荒岛上。

现在已是全媒体、智能办公时代。70年辉煌之路，好日子让国人振奋，让全世界艳羡。高速度，泛在网，低功耗，低时延，万物互联，4G改变生活，5G改变社会。工作生活中我们这个人跟上



冬日絮语(组诗)

许志

初雪
第一封情书
万方的爱 用纯真
全身心地覆盖
听雪
含着爱的结晶
吻春 无声
留痕
红梅
天寒 雪花

补充营养
对联
舒展双臂
拥抱 万家
春意
冬阳
晒 一张张绘图
春天的画卷
缓缓 映入眼帘

诗与画

夜半醒来，最先想到你单枪匹马，奔波于陌生的城市很多时候，很想坐下来和你好好说话我知道，我可能不是位好父亲但走过的路，我们再也回不去就像我的鬓角，白了不再黑岁月催人老，我只能遵照时间的旨意默默的关注你，看着你慢慢还原我年轻模样

与儿书

她去幼儿园接孙子，他去幼儿园接孙女，俩人见面的时候，都怔了一下。他的鬓角已有白发，脸上的肉松垮着，挤压成许多深深浅浅的皱纹。她也剪了短头发，穿着老年人常见的圆领T恤，黑丝绸裤子，圆口布鞋。

他自嘲的说：快四十年没见了，都老了。顺手摸一下头顶几近荒芜的沙漠。她低着头浅笑着说：可不是，四十多年了，人说老都老了。

她笑的样子还是那么好看，隔着四十年的光阴，他看向她的脸，目光又快速移到别处。因为时间尚早，早来的家长都站在校园门口等，他俩就站在路边的梧桐树下多说了几句话。

不过是家庭，儿女、孙子孙女的，她说起她家的老张，言语里颇为敬重，他谈起那位在家操劳的老伴，目光里也全是怜惜。

换了自己，未必能做到那么好，她想。看来，她的选择是对的。他想。低头沉吟功夫，放学铃恰如其分地响了，她和他相视一笑，匆匆汇入人流，像两条鱼，各自游向自己的族群。

有时每天，他们都能在下午放学接孩子的时候遇到。有时候她来的早，站在树下等，他一会也来了，手里举着三根糖葫芦，说是给孙女买的，顺便给她和孩子也捎一根，他记得她小时候就爱吃糖葫芦。

有时她会的早，她站在树下，手里捏两张广告宣传页，看见她来了，就把宣传页铺在路牙上，招呼她一起做下。她从给孙子带零食的布里掏出两副鞋垫，说是自己在家学着做的，也不知合不合脚。他笑着说：合脚合脚。

有时她会问起他老伴：怎么不见嫂子来接孩子啊？他说：她得在家得做饭呢，家里人多。她也问起老张，她说老张腿脚不灵便，老是坐在小区门口看别人下棋呢。

他说老张真有福，她夸嫂子能干。放学铃



白马尖文学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 邮箱：543385541@qq.com

十几年了，这老头就像个大头钉，死死扎在那，谁准也撬不动。

才到滨江上任的头一天，听到的竟然是秘书小张有关一个钉子户的报告！

你详细给我介绍下这户的情况。

老头姓王，无儿无女，老伴前年春上得病死了，眼下就他孤身一人守着那破屋。当初纳入补偿动迁计划的一共是一百二十六户，拆迁工作组磨破了嘴皮，跑断了腿，最后一百二十五户都签了字，就这老头死活不签字。没办法，断水断电封路。老头放出话来，死也死在老屋里！后来实在等不及了，直接擦着他们家老屋的屋檐下破土动工，如今整个开发区就他一个破败的平房截在那，像是光洁的人脸上长了个脓疮，怎么瞧怎么别扭。这也影响到了开发区的环境品质和整体形象，靠钉子户这片的写字楼租金降了整整一成还租不出去！区里每次开两会，都有企业家代表提这事，可谁也没办法，这已成了咱滨江一景了！

他不搬自有不搬的理由，明天你陪我去会会这老人！

次日，司机轻车熟路将我们带到开发区的西北角，这里是一大片密林，当年种的梧桐和紫薇都已长成参天大树。小张告诉我，钉子户老王头就在这密林深处。穿过密林，走了大约几百米，才看见前方有一堵破旧的黄泥墙，屋顶用几块石棉瓦草草盖着。墙体已生出条条裂缝，像一张张裂开的伤口，张着嘴巴喘息。看见有人来，门口蹲着的一条大黄狗突然起身，冲上来对我们汪汪乱叫。

小张连忙扔了一根准备好的火腿肠，黄狗叼了火腿肠跑到一棵梧桐树后面美餐去了。

进到屋里，借着从门外透进来的一缕阳光，勉强看见一个老人躺在一堆积满灰尘的竹椅上，正眯着眼睛打瞌睡。

我们进来，老人并不起身，甚至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小张过去拍了拍竹椅靠背，大声说：老人家，我们冷区长来看你了！老人轻轻哼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

我忙说，老人家，打扰了！您睡吧，我看看就走。出来的时候，小张解释说，这老头舍了命也要保护的除了这老屋，还有老屋东头那棵老槐树。那槐树少说有五十年了！

我情绪难平，一连串问了好几个问题，小张都做了回答，看来他对这个钉子户情况真的非常了解。平时没水没电，他可咋过？老人家晚上睡得早，要不要灯火无所谓。水吗，老屋后院有一口井，老人从那里打水吃。

一旦下雨，那石棉瓦根本挡不住！老头有办法，准备了好些脸盆和塑料桶，接的水正好可以当生活用水。

可一旦老人病了咋办？无儿无女的！老头身体好着呢！老头生活有规律，每天清早起来打太极。看来，老头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。

接下来好几天，我的心里都装着老王和他的破屋。五月的天说变就变，白天下了一天的小雨，晚上不但不停，反而越来越大。

听着雨点像乒乓球一下一下砸在玻璃窗上，就像砸在我的心里。我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索性给小张打了电话，让他跟司机开车过来接我。小张和司机风风火火到了楼下。

我坐上车说：快，去老王那看看！小张的脸色告诉我，他很不理解我的做法。这钟点，老王肯定睡了，咱去有用吗？

我板着脸，懒得回答。下了车，我打着手电第一个向老王的老屋冲去。小张举着伞在后面喊，我什么也听不见，耳旁只有呼呼的风声和雨声。

滂沱大雨里，老王的老屋就像一叶汪洋中的破舢板，随时面临倾覆的危险。屋里面更是无数滴水瀑布往下淌，地上的积水已经快到小腿肚子了。老王却躺在竹椅上痛苦地哼哼唧唧着。我伸手试了下他额头，哇，高烧啊！

我忙让小张和司机立即将老王抬上车送医院。见我们要转移他，老王虽然极度痛苦，可警惕的他依然强烈地拒绝。我告诉老王：老人家，人命关天，可不能儿戏！我以我头上的乌纱帽担保，我们绝不会趁虚而入。你不签字，我们动你的房子就是违法！

第二天晚上在医院的病房旁，我守着老王一宿没合眼。第二天老王睁开眼，第一句话问的竟然是：我要回去，我那老屋还在吧？

我说：老人家，您放心，我昨天晚上已经派人连夜做老屋的加固工作！看着我充满血丝的眼睛，老人的脸色就像退潮的海水，渐渐有了些和缓的迹象。我心里一喜，这是他内心松动的标志。

雨停了，当我陪着老人回到他牵挂的破屋时，他跟踉跄跄冲进屋里，到处一阵翻腾。末了，从屋里拿了一件东西出来，就着屋外的光线仔细端详。我靠近一看，见他手上拿的是一张镜框，镜框里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。再看照片上的人，竟然是一个梳着羊角辫、稚气未脱的小姑娘。老人两眼洋溢着无限柔情，颤抖的手轻轻地在照片上一下下抚摸。

我禁不住问：老人家，这是您什么人啊？老人嘴唇抖了两下，浑浊的眼泪像雨点一样落下来。

那天老人终于开口了，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：那照片上的小女孩是他五十年前走失的女儿！我终于明白了，老王为什么死活不愿意搬走的原因。他是至死都不放弃与女儿重聚的希望，深怕哪天女儿回来找不到家！

我悄悄地从老王老屋走了出来，回头望见那株大槐树，硕大的树冠，在阳光照耀下格外苍翠。

但后来，是他先妥协的，他怕耽误她，就匆匆和村里一个姑娘结了婚，给她寄了一张大红喜帖。

后来，其实也没有后来了，他们再也没有见过，只活在彼此的想象里。

她想，他会和那个青衫女子一起吃饭，下地，带月锄锄归，闲来无事，他会摘下院子里一朵娇嫩的红薯花，斜戴在她的头上。

他想，她也会找到一个白衣男子，他为她描眉，梳妆，对镜贴花黄；她为他洗衣，下厨，洗手做羹汤。月下赋诗唱和，赌书消得泼茶香。

“喂，长眼睛没有，怎么带孩子的。”她的思绪被一声怒喝打断，朦胧的泪眼中，一辆黑色小轿车紧紧擦着她和孩子停下。

她赶忙向司机道歉，歉疚地拉紧孩子，走向回家的方向。

半年后，她也走了，平静地躺在她的小屋里，黑色衣襟上别着一枚有些黯淡的天鹅胸针，美得深情而绝望。

其实，她不知道的是，他结婚不到一年，妻子就撇下一个孩子，离婚另嫁了，说他心里装着别人，不是过日子的人。他此后一直未再娶。而他也不知道，她终生未婚，退休后帮外甥女带孩子，聊以打发寂寥晚年。

外甥女看了她的遗书，就找到他的孩子，最后两家决定把两位老人合葬在一起。也是一个雨天，当送葬的队伍陆续离去，雨水稀释了所有的悲伤，只有那块青色的墓碑孤零零地立着。碑上写着：周笑天，董如娥之墓。名字下方刻了一对天鹅，交颈而卧，呼吸相闻，沉静而安详。

雨水顺着名字的凹槽汩汩淌下，像藏了一生的眼泪，再无顾忌地流下来。

最后的钉子户

冷江

